**流 年**

赵珊

《大江大海，1949》是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坠进去，直直地看到心里去。1949年，巨大的人口迁徙，流亡、震荡、死亡、重生，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歌悲怆而凄凉。不管是精英还是平民，在灰白交叠的时代背景中都像喘息的鱼，顺江而下，逆流而上，匆匆复匆匆。

1949，外公从上海连夜赶回常州，说是五金行的老板已经准备逃往台湾，黄浦江边每天都有人被装进麻袋，浪头一翻，人就没了。每次他在餐桌上兴起，都会卖弄几句洋泾浜英语，大概是当帐房的时候学的。他提过印度阿三，提过英国绅士，提过美国货，啧啧声多了，我们也听厌了。 后来读到木心的《上海赋》，有点明白过来，迷恋着彼时的上海的人很多很多。我感兴趣的是他受的民国教育，他的字飘逸秀美，撰文据说也清通可读。他的眼睛是毒的，小时候我们的文章经他过眼，总能挑出不少毛病来，尤其是字，写得不好，是要挨批的。
  读张充和的《曲人鸿爪》，更深信教育源自家传。张氏家族的钟鸣鼎食，最大的贡献是贡献了最好的教育。合肥四姐妹都是董桥笔下的仕女，更兼通曲款，按檀板，擅昆曲。充和友人以《桃花扇》《牡丹亭》入境，都暗合身份，时代明明灭灭，山河闪闪摇摇，唯有内心仍是旧派的。十余年后董桥寄居南洋，他一生孺慕张充和的字，服膺张充和的才学。而笔下的文章，也终于打磨得如珠如玑，醇厚蕴藉的旧派文风，写尽遗民泪。
  1949，外公的大弟去了美国，小弟留了上海。维系一家人往来的是姑婆。她保留了士绅家族女子的气度，不骄矜不计较，使家族的齿轮正常运转。重视教育似乎是飘蓬之下的共同约定。我们在餐桌边往往听到稗官野史拍案惊奇游记见闻，不禁收住腿，心心念念“后来呢”“后来呢”。外公经常指着阁楼上一箱箱的书：“故事都在里面呢，自己看去”。大概是最初的“课外阅读延伸”，激发了我们的阅读兴趣，培养了我们的阅读习惯。姑婆的孙女是正宗的“读书种子”，也是外公心心念念的“读书标杆”。这柄标杆在我们上大学时仍被反复提起，直到这枚“读书种子”任教斯坦福大学，作为精英移民美国为止。
  一个时代结束了，不能因为它死了就说它是最好的。东野圭吾的《白夜行》不是作为侦探小说来看的，而是循着它的时代脉搏，细数流年。东野应该做过很多资料的积累，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按过去，时代的显影就在几项关键的科技进步中迤逦而来。东野悄无声息地过渡，故事时代背景比故事本身更有味道。他的文字，又让人感受到今后畅销类作品的文字的表述要以“准确”为目标，才有耐读的可能。
  回到《大江大海，1949》，这不是热卖的《目送》，这关乎一个国家、一个家族的经纬走向，关乎整整一代人的命运，龙应台不肯叫它糊涂过去，口述笔讨，终于打扫了凌乱的战场，写成了此书。叩响它，内心响起了夐渺的金戈铁马的声音……